

朝花夕拾

微风送秋凉

◎苏良进

清晨从竹席上醒来时，窗棂间正流淌着新酿的秋光。我亦足踩在微凉的木地板上，未及拉开帘布，一缕清冽的风已抢先钻入衣袖，带着野菊花与熟透梨果的气息。这风不同于春夜的黏腻，夏夜的燥热，倒像陈年的米酒，初尝只觉清爽，回味却有甘醇的暖意漫上来。秋凉就这样以最温柔的方式叩响了季节的门扉。

村后的菜园正沐浴在琥珀色的晨光里。那架老豆角爬满了竹篱笆，巴掌大的叶子层层叠叠，在晨风里掀起绿浪。垂落的豆角足有半尺长，青得发亮，密匝匝悬在篱下，风过时便轻轻碰撞，发出风铃般细碎的声响。我忍不住伸手触碰，指尖刚触到饱满的豆荚，便惊起三只灰雀扑棱掠过藤蔓，抖落的露珠溅在手腕上，凉丝丝的——这哪里是露色，分明是缀满翡翠的帘幕，连阳光都要透过叶隙才能在地上织就斑驳的锦缎。

田埂上的野草挂着昨夜的星辰。那些露珠凝在狗尾草尖，在朝阳里折射出七彩光晕，仿佛谁把银河揉碎了撒在人间。我蹲下身细看，蛛网上的露珠更精巧，蛛丝如银线纵横交错，缀满了透明的珠子，风过时轻轻摇晃，竟像孩童垂在胸前的琉璃瓔珞。远处玉米地传来簌簌声，一排排秸秆挺直腰杆，饱满的苞米棒裹着绿衣，顶端的红缨在风中轻扬。最壮实的几株已撑破外衣，露出金黄的玉米粒，像咧开嘴笑的牙齿，憨态可掬地宣告着丰收的消息。

沿着乡间小路徐行，转过玉米地的拐角，豁然撞见一片翡翠海。马铃薯的圆叶挨挨挤挤铺满田垄，绿得发亮的叶片托着晨露，在阳光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。泥土裂开细密的纹路，几株调皮的红薯顶开薄土，露出紫红的肌肤，像胖娃娃探出的小脸蛋。我想起幼时跟着母亲挖红薯的场景，铁锹插入土中轻轻一撬，一窝红皮白肉的红薯便滚出来，沾着湿润的泥土，甜香混着青草气息扑面而来。此刻风过薯田，叶片翻卷如浪，泥土的芬芳与薯叶的清香在空气里缠绵，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，仿佛五脏六腑都被这纯净的气息涤荡过。

再往前是一片果园。葡萄架早已爬满藤蔓，老藤遒劲如苍龙盘踞，新枝如嫩得能掐出水来。一串串紫葡萄垂在架下，有的裹着白霜，像蒙着面纱的少女；有的半隐在叶间，露出半颗紫玛瑙般的果实。风过时整架葡萄都在摇晃，珠圆玉润的果实碰撞着，甜香便随着风势漫过来，勾得人喉头滚动。

站在果园高处眺望，田畴阡陌尽收眼底。玉米地翻涌着金浪，薯田铺展着碧毯，葡萄园流淌着紫霞，晨雾在沟壑间缓缓游移，将这一切晕染成水墨长卷。忽然想起《黄帝内经》里“秋三月，此谓容平”的记载，原来“容平”二字，说的正是这般丰饶从容的景象——万物在经历春生夏长之后，终于在秋天沉淀出最饱满的姿态，就连风都带着成熟的韵味。

秋风又起，卷起几片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。我忽然明白，秋凉不是萧瑟的序曲，而是生命最丰盈的注脚。那些沉甸甸的果实，饱满的籽粒，醇厚的香气，都是土地对时光最深情的回应。当第一缕秋风吹过眉梢，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季节的微凉，更是生命沉淀后的温润与力量。这风里藏着土地的密码，藏着光阴的故事，也藏着每个生命都该有的从容与丰盈——在经历过热烈的生长之后，依然能以饱满的姿态，拥抱岁月的馈赠。



丛秉政 摄

十笏园

仙月湖

◎李庆锋

一条汶河的支流，从沂蒙山脚下缓缓而来，到了昌乐县南境的高崖地段，被一座长约1200米的拦河大坝截住。这一河的水，便像归来的船舶，停泊在这群山的臂弯里，所有旅途的风景在这里汇聚成了秀丽的湖光山色，方圆十六平方公里的沿岸，接纳了来自远方的碧蓝。静静的，弯弯的，像一轮上弦月，挂在了大地的一角。不知是谁给她起了一个迷人的名字——仙月湖，形似月亮的湖，就有了月亮的灵气，就有了脱俗的仙境。

慕名来到仙月湖，是在一个秋日的早晨，没等太阳从山坳里露出，我就站在大坝的石栏边了，这时下弦月还在西天上淡淡地亮着，宛如丽人依恋的回眸。而蓝天下的仙月湖，此时薄雾缭绕，丝缎飘逸，是嫦娥在梳妆打扮，舞纱撩幔吗？我寻觅着。有笛声伴随鸟儿的婉转从远处飘来，随着浮梦的云雾，跃幻的涟漪翩翩起舞。迷离的水面上，分不清黛黛的碎银是波光里的月亮，还是月亮里的波光。我在想，下弦月在天上，上弦月在人间，面对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相互辉映，这样仙境并蒂的两个婵娟，嫦娥会何去何从呢？



光影潍坊
摄影：孔祥秋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下营镇

守望乡愁

柴禾寄乡情

◎刘景森

学校甬道两侧有两排高耸入云的水杉树，深秋季节，劲风横扫，残枝败叶簌簌飘落，厚厚地铺满沥青路，此时此刻，一向多愁善感的我竟然没有秋风扫落叶的悲凉感，有的却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兴奋。我突然萌生一种冲动，用耙接接打包装进后各箱，送回老家供母亲烧火做饭。

翻阅儿时记忆，每逢深秋，嬷嬷就会如约奔赴村前的树林，手握竹耙，把厚厚的泛黄落叶搂成堆。如果偶遇树上刮落的干枯树枝，嬷嬷就会两眼放光，极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她顺巴顺巴，把它们装到特制的大号尼龙袋中，驮背躬腰地背回家中，摊于房前空地，晾晒几日，然后垛在房前或屋后，这就算备好过冬的柴草了。那时的男孩是极少去树林中搂树叶的，似乎女孩更擅长。记忆中留存的挖苦菜，割兔草，满坡疯玩的



光影潍坊
摄影：孔祥秋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下营镇

诗韵潍坊

游仓圣公园感怀

◎刘树亮

破晓云轻袅碧烟，朝霞市沸共啼鹃。通衢溢彩千家乐，芳圃流香百卉妍。政善已开新境界，心勤犹续好林泉。萌浓自是耕耘久，誉远长随德泽绵。

一斛珠·七夕吟

◎管恩锋

又是七夕。鹊桥高耸云涛碧，相对无语终成泣。万古情缘，心似太阳赤。离多会少何须惜。一河岂隔蓬山隙？人间若问情何极。耕织年年，真爱化星石。

参观“高密春联博物馆”有吟

◎何远见

谁借千年桃木春，生香小字带精神。才移几步知兴盛，应是情怀越古今。

花楸果

◎杜天明

一串串殷殷挂起，一重重脉脉相依。艳阳天，珍珠粒，篱笆院充满生机。红豆乡思最美时，太平鸟钟情是你。

吟牵牛花

◎马强

山坡野岭路边爬，夏热炎炎绽彩花，轻红艳紫窗沿下。篱前挂碧纱，秋风吹绝美奇佳。承晨露，浴晚霞，香送人家。

小城又落鹅黄雪

◎陈翠珍

盛夏时节，家乡的国槐树又到了它的巅峰时刻。棕褐色的枝条，歪七扭八地四处伸展，却又疏落有致，像极了一幅水墨画，树冠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；槐花层层叠叠，团团簇簇，缀满枝头。

或许再也受不了蝉的聒噪，或许就是那阵微风的蛊惑，槐花就那么不声不响地簌簌飘落，像一阵阵槐花雨，一会儿工夫，就铺了厚厚的一层。而这样的场景，被杨万里写得如诗如画，忙于公务的杨万里，疲惫之时，偶一抬头，便看到了那朵盛夏的云，他慢步窗前，却又看到了鹅黄色的槐花正随风起舞，于是就有了流传千年的佳句：“小风慢落鹅黄雪，看到槐花一寸深。”

国槐，这棵土生土长的中国树，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因子，也被历代文人墨客所铭记。周朝时，便有“三槐九棘”的典故。宫廷外，种植着三棵国槐和九棵棘树，上朝的公卿大夫分坐不同的树下，国槐竟标注了阶层等级。

及至唐朝，科举盛行。槐花便成为唐诗中的常客。唐朝科考中的乡试，便在国槐开花结果时举行，因此乡试的那个秋天被称为“槐秋”，举子赴考称为“踏槐”或者“踏槐花”，考试的月份则称“槐黄”。那句“槐花黄，举子忙”里印证了多少学子的逐梦之路呀。

宋朝更是重文轻武，槐花就那么自然地走进了苏东坡的诗词。“仄伴老儒烹瓠叶，强随举子踏槐花”，是被贬的苏东坡鼓励朋友好好努力。苏东坡总是那么有趣，明明自己不是被贬的，是在被贬的路上，他还是把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时时传递。

每年的春天，我的家乡也会盛开满树的槐花，那沁人心脾的清香，隔着老远就被我们捕捉。循着香味寻找，就看到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白花，这是我们舌尖上的美味——刺槐花。刺槐和国槐不同，是外来树种，所以它也像洋油，洋火一样，被叫做洋槐。

童年时期，每天放学后，肚子已经饿得“咕咕”乱叫，小伙伴们就“蹦蹦蹦蹦”爬到洋槐树上，摘下一串串槐花，甜丝丝，清爽无比。我们都知道适可而止，吃多了可是会腹胀的。但是，我们把槐花摘回家，就又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了。洗干净的槐花，撒上面拌匀，加葱末、姜末、盐和油等调料，煮熟，清香软糯，把槐花和面用水和在一起，用鏊子可以煎出外酥里嫩的槐花饼；用槐花炒鸡蛋，松松软软，入眼入味；而槐花酿的洋槐蜜，浓浓的，甜甜的，很受人欢迎。

白居易的“袅袅秋风多，槐花半成实”，正写出了盛夏到深秋时光的流逝；纳兰容若的“西风恶，夕阳吹角，一阵槐花落”里，又写出了清代第一词人怎样的心事？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孔祥秋
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下营镇

父母年轻时，家里种了几亩庄稼，是不愁烧火的柴禾的。玉米秸秆、玉米骨头、豆秸、麦穗等都是优质的柴禾。父母把它们整齐地垛在自己的菜园里，随用随取。父亲是木匠，近水楼台，树墩子，锯末子，刨花子，还有做门窗家具的下脚料，也是上好的柴禾，母亲本该是不用去坡里搂草搂树叶的，但她还是坚持去搂上几把，说是心里踏实。

如今，做饭有了液化气，烧水有了电水壶，取暖也有了烧煤的土暖气，母亲还是习惯拉着风箱用大锅做饭，说是这样还能烧炕，烙烙老腰也舒坦。在我看来，木柴烧水比电壶烧的好喝，木柴土灶炒鸡比煤气灶炒的要香，老家的八印大锅灶熬熟的小米粥比电饭锅熬的香得太多。

炊烟袅袅，炉火旺旺，魂牵梦绕。致敬那些努力把苦日子过得甜滋味的捡柴人。

柴禾寄乡情

◎刘景森

场景更多一些，至于拾柴禾，似乎只有过一星半点，诸如用线把树叶串成一串的模糊记忆，权当是一个男孩对积攒柴禾不尽的绵薄之力吧。从前的农村，秋收秋种忙完了，妇女的主要活计转为拾柴禾，搂飘落的树叶，割泛黄的杂草。

柴禾的深层意义在于，它是“火”的载体，意味着人类走向文明社会，它具备烧水做饭和冬季取暖的功能。很久以前的农村，男女相亲，重要一环就是女方要去相相男方的家，媒人会撮掇男方东取西借满满一大盆粮食。若恰巧院子里有一垛摆放整齐的木柴，女方一瞅便知男方是会过日子的人，自然给男方加分不少。有米有柴，生米方能做成熟饭，这门婚事就有了八九成把握，这兴许是特定时代柴禾的特殊功能。

湾

◎田晋名

水饶有兴致，但却不易捕获，往往手指刚碰及水面，它们即一惊而散，躲进水藻或游到深水里去去了。这时大家的好奇心就会转移到一种叫“扁担勾”的小昆虫上。“扁担勾”黑褐色，头部三角形、稍长，躯干纤瘦，四条腿特别细长，能轻盈地在水面上站立、划行、腾跳，高超的水上功夫让小伙伴们眼界大开、欷歔不已。长大后知道，“扁担勾”学名叫水龟。也许是受了水龟的启发，小伙伴们学会了一种叫“打水漂”的游戏。挑捡湾边薄薄的小石片，拿捏好抛出的高度和视角，用力投掷湾中，石片紧贴绸缎般的水面迅疾划过，轻捷如燕，后面激起一串长长的漂亮的水花。石片掠过湾中的芦苇丛，受惊的水鸟仓皇而出，“叽叽喳喳”飞往湾边的农田。成群的蜻蜓乍散开来，绕水面低空飞弋、上下盘旋，往来穿梭……

湾也爱美，喜欢梳妆打扮。湾不用自己裁剪花衣，大自然赋予了它灵秀，为它穿上了漂亮的裙裾。湾的南、北、西三面镶嵌着翠绿、茂盛的草地。红的、黄的、紫的野花点缀其间，高低错落，迎风婀娜，馨香氤氲。花草之上，燕雀逐飞，彩蝶起舞，蜜蜂翩翩。湾，增添了几多生趣和妩媚。湾的东畔，近水处站着几株杨柳，如袅袅婷婷、顾盼多姿的少女。杨柳依依垂着纤细柔软的枝条，宛如刚洗浴过的少女的秀发。万千枝条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，水也浸染了晶莹剔透的绿，恰似缀满了翡翠的绛罗绸缎。一阵微风拂过，枝条扭动起曼妙腰肢，满树的绿叶一齐翩翩起舞，水中的影子仿佛无数小舟在荡漾。湾和杨柳，依依不舍，交相辉映，萦绕着多少欲说还休、缠绵悱恻的浓浓情思。

湾是女人的摇篮。姑娘媳妇是湾边婀娜的风景。她们的到来，是湾最姹紫嫣红、妙趣横生的时刻。夏日，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，手上舞动着彩色丝巾，挽起衣裤在湾边洗漱。她们把水面当镜子，水清得分辨每一根秀发，映在水中的一笑一颦，栩栩如生。湾还是她们濯衣的天然盥盆，里面有着取用不竭的水。姑娘媳妇们将衣物拾掇平整，搁在平滑的石头上，搽撒揉碎的肥皂或洗衣粉，反复折叠后，用棒槌频频击之以去污。人多时，”喀嚓”的击打声如一曲跌宕起伏、抑扬顿挫的交响乐，中间流淌着闺蜜们的窃窃私语和畅快笑声。湾，迎来了它白昼最热闹也最丰饶多姿的时刻。

入夜，湾面笼罩着皎洁的月光，星星在水中撒满密密叠叠的碎银。周围花草街露，树影参差，虫鸟啁啾，蛙鸣阵阵。村中不时传来几声模糊的人语，或慵懒的狗吠。湾，枕着动人的小夜曲，在睡梦中等候着新一天的黎明……